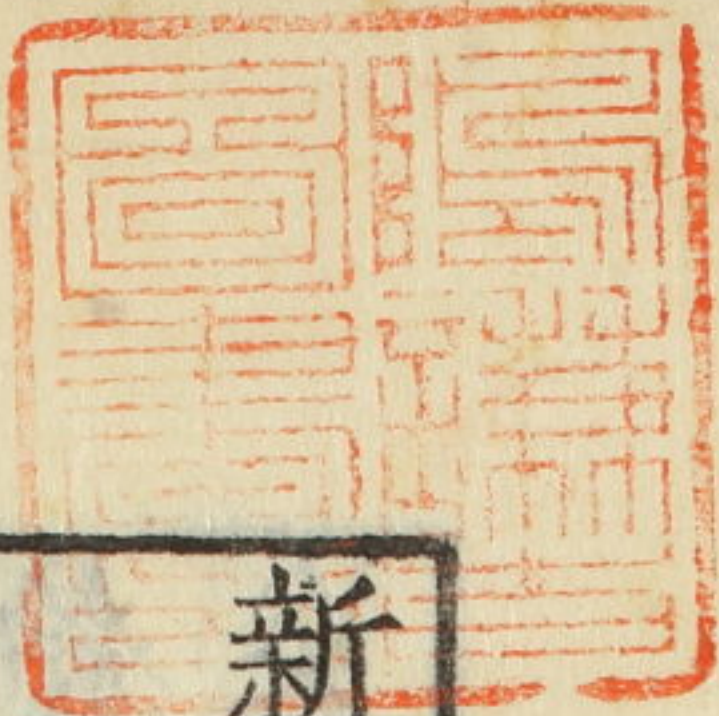


鶴林玉露

天集中



1 5
門 曾 24
號 133
卷 2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三

○慶元侍講

廬陵羅大經

景綸

宋慶元初趙子直當國召朱文公爲侍講文公欣然而至積誠感悟且編次講義以進寧宗喜令點句以來他日請問上曰官中常讀之大要在求放心耳公因益推明其說曰陛下旣知學問之要願勉彊而力行之退謂其徒曰上可與爲善若常得

賢者輔導天下有望矣。然是時韓侂胄自謂有夾
白之功。已居中用事。公因進對面諫。又約吏部侍
郎彭子壽請對面發其姦。且以書白趙丞相云。當
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干預朝政。侂胄於是謀逐公。
忽一日御批云。朕聞卿耆老。當此隆冬。難立講。
已除卿官。觀內侍王德謙徑遣付下。宰相執奏。臺諫
給舍爭留。皆不從。時子壽出護使客。回則公已去
矣。即上章攻侂胄云。昔元符間。向宗良兄弟上緣

交通賓客。漏泄機密。陳瓘抗章劾之。謂自古戚里
侵權。便爲衰世之象。外家干政。即是亡國之本。亦
如州縣之政。只要權出守令。若子弟親戚交通關
節。則姦人鼓舞。良民怨咨。如瓘此言。不可不察。今
侂胄所爲。不止如宗良。而朝無陳瓘。莫能出力排
之。在太上皇朝。始用姜特立。大臣尚能逐之。使去
後。用袁佐。諫官尚能論之。使懼。不謂陛下始初政
清明。有臣如此。乃無一人敢出一語。則其聲執可

知矣。上甚嘉納。謂宰相曰。佐曹是朕親戚。龜年是朕舊學。極是難處。宰相進兩留之說。且謂龜年性剛。乞宣諭留之。上曰。此人質直。兼是隨龍舊僚。四人兩人罷。一人憂去。只有龜年。有事肯來說如此。區處甚好。其晚忽降省劄。直批彭龜年。予郡宰相亦不知也。自是衆君子皆逐矣。上始初雖爲佐曹所誤。然三十一年。敬仁勸儉。如一日。天文示變。齊心露禱。禁中酒器以錫代銀。上元夜。嘗焚燭清坐。

小黃門奏曰。官家何不開燕。上愀然曰。爾何知外間百姓無飯喫。朕飲酒何安。嘗幸聚景園。晚歸都人觀者爭入門。蹂踐有死者。上聞之。深悔。自是不復出。文公格心之効。終不可泯。陳正甫草保安赦文云。朕寅畏以保邦。嚴恭而事帝。雖不明不敏。有慙四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始一毫從己之欲。真能寫出寧宗心事。天下誦之。

○生成吹噓

杜陵詩云。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后山詩云。輟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噓。或謂虛實不類。殊不知生爲造成爲化。吹爲陰。噓爲陽。氣執力量與日月字正相配也。

○齊秦客

觀李斯逐客之書。則秦固以客興。觀齊人松柏之歌。則齊又以客亡。客何所不有哉。在吾所擇耳。子思孟軻荀卿子順。亦當時之客也。如時君之不用。

何用之。則秦之客又何足道。

○畏說

先君竹谷老人早登慶元諸老之門。晚年以其所自得者著畏說一篇。其詞曰。大凡人心不可不知所畏。畏心之存亡。善惡之所由分。君子小人之所由判也。是以古之君子。內則畏父母。畏尊長。詩曰。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又曰。豈敢愛之。畏我諸兄。是也。外則畏師友。古語曰。凜乎若嚴師之在側。逸詩

曰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是也仰則畏天俯則畏人
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又曰豈敢愛之畏人之
多言是也夫惟心有所畏故非禮不敢爲非義不
敢動一念有愧則心爲之震掉一事有差則顏爲
之忸怩戰兢自持日寡其過而不自知其入於君
子之域矣苟惟內不畏父母尊長之嚴外不畏朋
儕師友之議仰不畏天俯不畏人猖狂妄行恣其
所欲吾懼其不日而爲小人之歸也由是而之習

以成性居官則不畏三尺任職則不畏簡書攫金
則不畏市人吁士而至此不可以爲士矣仲尼所
謂小人之無忌憚者矣夫人之所以必畏乎彼者
非爲彼計也蓋將以防吾心之縱而自律乎吾身
也是故以天子之尊且有所畏詩曰我其夙夜畏
天之威書曰成王畏天孰謂士大夫而可不知所
畏乎以聖賢之聰明且有所畏魯論曰君子有三
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孰謂學者而可不

知所畏乎。然則畏之時義大矣哉。余每以此自警。且以効切磋於朋友云。先君此說出。一時流輩潛心理學者咸以爲不可易。余同年歐陽景顏跋云。造道必有門。伊洛先覺以持敬爲造道之門。至矣盡矣。蓋敬德之聚也。此心纔敬。萬理森列。此身纔敬。四躰端固。繇勉強至成熟。此心此身。歛然法度中。可以爲人矣。然世之作僞假真者。往往竊持敬之名。蓋不肖之實。內雖荏苒而色若厲焉。行無防檢。

而步趨若安徐焉。識者病之。至有効前輩打破敬字以爲訕侮者。又有以高視闊步幅巾大袖而乞加懲絕者。一世傑立之士。欲哀救之而志不能遂。近世葉水心作敬亭後記。至不以張思叔之言爲然。謂敬爲學者之終事。僕深疑焉。近因校文至澧陽。謁竹谷羅先生。以所著畏說見教。僕醒然若有所悟。嗚呼。畏即敬也。使人知畏父母。畏尊長。畏天命。畏師友。畏公論。一如先生所言。欲不敬得乎。每

事有所持循而畏則其敬也莫非體察在已實事
見面益背臨淵履冰以偽自蓋者能之乎高視闊
步幅巾太袖假聲音笑貌以爲敬求之於父母兄
長師友之間多可憾焉人其以敬許之乎蓋先生
以實而求敬故其敬不可偽世人以虛而求敬故
其敬或可假是說也羽翼吾道其功豈淺淺哉至
此則敬不可偽爲而攻持敬者當自思矣

○勸行樂

宋紹熙甲寅太學諸生擬勸行樂表云周公欺我
願焚酒誥於通衢孔子空言請束孝經於高閣以
勸爲諷字々有來歷

○秀州刺客

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
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爲刺客徐
問曰豈非苗傳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
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爲賊

用況公忠義如此豈忍加害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答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姦細公後嘗於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此又賢於鉏麇矣孰謂世間無奇男子乎殆是唐劍客之流也

○南軒六詩

張宣公題南城云坡頭望西山秋意已如許雲影度江來霏々半空雨東渚云團々凌風桂宛在水之東月色穿林影却下碧波中麗澤云長哦伐木詩佇立以望子日暮飛鳥歸門前長春水濯清云芙蓉豈不好濯々清漣漪采去不盈把惆悵暮愁飢西嶼云繫舟西岸邊幅巾自來去嶋嶼花木深蟬鳴不知處采菱舟云散策下亭舸水清魚可數

却下采菱舟。乘風過南浦。六詩閑澹簡遠。德人之言也。

○族譜引

陶淵明贈長沙公族祖云。同源分派。入易世疎。慨然寤歎。念茲厥初。老蘓族譜引云。服始于衰。而至於緦。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予。喜不慶。憂不予。則塗人也。吾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

身也。悲夫。正淵明詩意。詩字少。意多。尤可涵泳。

○幸不幸

胡澹庵乞斬秦檜。得貶廬溪先生。王廷珪字民瞻。以詩送之云。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亦貶辰陽太府寺丞。陳剛中字彥柔。以啓賀之云。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瞻論事。喜樞庭經遠之有人。身爲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云。誰能屈大丈夫之志。寧忍爲小朝廷之謀。知無不

言願請尚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亦貶
安遠宰。廬溪晚年孝宗召赴闕除直秘閣一子扶
掖上殿亦予官壽踰九十寺丞竟死安遠無子其
妻削髮爲尼幸不幸之不同如此吉州吉水縣江
濱有石材廟隆祐太后避虜御舟泊廟下一夕夢
神告曰速行虜至矣太后驚寤即命發舟至章貢
虜果躡其後追至造口不及而還事定特封廟神
爲剛應侯寺丞南行題詩廟柱云疏爵新剛應論

切舊石材能形文母夢還訝倭人來左氏傳倭人來矣正謂逐客事見六一集海市爲誰出衡雲豈自開乞靈如見告遂
客幾時回卒不如其願悲太

○德行科

楊誠齋初欲習宏詞科南軒曰此何足習蓋相與
趨聖門德行科乎誠齋大悟不復習作千慮策論
詞科可罷曰孟獻子有友五人孟子已忘其二周
室去班爵之籍孟子已不能道其詳孟子亦安能

中今之詞社哉。晚年作詩示兒云。秦主開國道無臣。一勝春風放十人。莫羨傍頭年十八。舊春過了。有新春。

○記夢詩

昌黎記夢詩末句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山。朱文公定寧字作能字。謂神仙亦且護短。憑愚則與凡人意態不殊矣。我若能屈曲諂媚。自在世間可也。安用巢神山。以從汝哉。正柳下惠在

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之意。只一字之差。意味天淵。負則。

○忍事

張耳陳餘。魏之名士。秦聞此兩人名。購求張耳。金陳餘五百金。二人變姓名之。陳爲里監門吏。掌筭餘。餘欲起耳躡之。使受筭吏去耳。引餘之桑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吏乎耳之見過餘遠矣。餘卒敗死。泚水上而耳事。

漢富貴壽考福流子孫非偶然也。大智大勇必能
忍小耻小忿。彼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豈與瑣瑣
者校乎。東坡論子房。穎濱論劉項。專說一忍字。張
公藝九世同居。亦只是得此一字之力。杜牧之云。
包羞忍耻。是男兒。

○五教三綱

舜命契敷五教。孟子以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
友是也。左氏傳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

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去朋友而言婦姑。又曰。
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
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
婦聽而婉。五者之中。唯兄弟婦姑。專主於和順。至
於君雖得以令。臣不可違於理。而妄作。臣雖所以
共君。不可貳於道。而曲從。父慈其子。必教以義。方
子孝其父。必箴其闕失。夫以和倡。婦尤當制之。以
義妻以柔從。夫尤當自守以正。蓋二者乃三綱也。

所繫尤重故於睦雍敬愛之中心有檢防規正之道庶幾各盡其分而二綱立矣

○二罪人

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復合者秦檜之罪也渡江以前王安石之說浸漬士大夫之肺腸不可得而洗滌渡江以後秦檜之說淪浹士大夫之骨髓不可得而鍼砭

○利害

朝廷一有計校利害之心便非王道士大夫一有計校利害之心便非儒學紹興間張登爲尤溪宰視事之日請邑之耆老人士相見首問天字以何字對皆曰地又問日字以何字對皆曰月又問利字以何字對皆曰害張曰誤矣人只知以利對害便只管要尋利去人人尋利其間多少事利字只當以義字對因詳言義利之辨一揖而退

○物無小

豹能殺虎鼠可害象一夫足以勝萬二戶可以亡秦

○范睢蔡澤

范睢蔡澤皆辨士太史公以之連傳然睢頗危澤明坦睢幽陰詭秘危入骨肉全是小人意態澤方入關便宜言欲代睢至其所以告睢者皆消息盈虛之正理睢必侯澤反覆以禍福曉之乃肯釋位澤為秦相數月即告老為客卿以終進退雍容過

睢遠其雖然後之君子固權客寵如狡兔之專窟如猩猩之嗜酒老死而不知止受禍而不之覺者是又在范睢下矣

○江月句

孟浩然詩云江晴月近人杜陵云江月去人只數尺子美視浩然為前輩豈祖述而敷衍之耶浩然之句渾灑子美之句精工

○建茶

陸羽茶經裴汝茶述皆不載建品唐末然後北苑
出焉宋朝開寶間始命造龍團以別庶品厥後丁
晉公漕閩乃載之茶錄蔡忠惠又造小龍團以進
東坡詩云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吾
君所乏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耶茶之爲物滌昏
雪滯於務學勤政未必無助其與進荔枝桃花者
不同然充類致義則亦官官其之變君也忠惠
直道高名與范歐相亞而進茶一事乃儕晉公君

子之舉措可不謹哉

○救荒

宋皇祐間吳中大饑范文正公領浙西乃縱民競
渡與僚佐日出蕪湖上諭諸寺以荒歲工價廉可
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鼎新又新倉廩吏舍日
役千夫監司劾奏杭州不卹荒政游蕪興作傷財
勞民公乃條奏所以如此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
貧者使工伎傭力之人皆得仰食於公私不至轉

徒真罄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唯杭饑而不害
近時莆陽一寺規建大塔工費鉅萬或告侍郎陳
正仲曰當此荒歲寺僧剝歛民財興無益之土木
公爲此邦之望盍白郡禁止之正仲笑曰子過矣
建塔之役寺僧能自爲之乎莫非傭此邦之人爲
之也歛之於富厚之家散之於貧窶之輩是小民
藉此以得食而贏得一塔耳當此荒歲唯恐僧之
不爲塔也子乃欲禁之乎

○蘓白

東坡希慕樂天其詩云應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
淺道根深然樂天醞藉東坡超邁正自不同魏鶴
山詩云湓浦猿啼杜宇悲琵琶彈淚送人歸誰言
蘓白名相似試看風騷赤壁磯此論得之矣

○于寶

楊誠齋在館中與同舍談及晉于寶一吏進曰乃
于寶非子也問何以知之吏取韻書以呈于字下

注曰晉有干寶誠齋大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師

○帷帳

宋紹興省試高祖能用三傑賦一卷文甚奇而第四韻押運籌帷帳考官以漢書乃帷幄非帳字不敢取出院以語周益公公曰有司誤非作賦者誤也史記正是帷帳漢書乃作帷幄

○字義

宋壽皇問王季海曰龍龕字何以從龍從耳對曰山

海經云龍聽以角不以耳荆公解蕪字不得其義一日行圃見畦下蔣蕪橫瘞之曰它時節令皆生公悟曰蕪草之蔦生者也字義固有可得而解者如一而大謂之天是誠妙矣然不可強通者甚多世傳東坡問荆公何以謂之波曰波者水之皮坡曰然則滑者水之骨也荆公字說成以爲可亞六經作詩云拈湖龍去字書存開闢神機有聖孫湖海老臣無四目漫將糟粕汗脩門正名百物自軒

輟野老何知強討論但可與入漫將語豈能令鬼
哭黃昏蓋蒼頡四目其制字成天兩粟鬼夜哭漫
頤之句言知者少也

○前輩志節

胡忠簡公爲舉子時值建炎之亂團結壯以保
鄉井隆祐太后幸章貢屬兵追至廬陵太守楊洲
棄城走公所居曰薌城距城四十里乃自領民兵
入城固守市井惡少乘間欲攘亂斬數人元定張勝

責楊洲棄城之罪募人收捕洲懼自歸隆祐隆祐
赦之降勅書諭胡銓事定新太守來疑公有它志
不敢入城公笑曰吾保鄉井耳豈有它哉即散遣
民兵徒步歸薌城楊忠襄公少處郡庠足不涉茶
坊酒肆同舍欲壞其守拉之出飲託言朋友家實
娼館也公初不疑酒數行娼艷粧而出公愕然疾
趨歸齋解其衣冠焚之流涕自責人徒見忠簡以
一編修官乞斬秦檜甘心流竄忠襄以金陵一倅

嗚呼元木視死如歸豈知其自爲布衣時所立已
卓然矣

○詩勉邑宰

王梅溪守泉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
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盃酒使君端爲庶
民斟邑宰皆感動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
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
視旣以脂膏供爾祿須知痛痒切吾身此邦素號

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盃酒便煩
散作十分春蓋祖述梅溪而敷衍之

○常平

惠民之法莫善於常平司馬溫公云此三代聖人
之法非李惲耿壽昌所能爲也陳止齋曰周禮以
年之上下出歛法蓋年下則出恐穀貴傷民也年
上則歛恐穀賤傷農也即常平之法矣孟子曰狗
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檢字一

本作歛。蓋狗彘食人食，粒米狼戾之歲也。法當歛之，塗有餓殍，凶歲也。法當發之，由此而言三代之時，無常平之名，而有常平之政，特廢於秦周耳。真非耿李所能爲也。

○簡易

郭冲晦謂劉信叔曰：處事當以簡易，何則？簡以制繁，易以制難，便不費力。乾坤之大，所以使萬物由其宰制者，不過此二字。況於人乎？冲晦此論可謂

洞見天地萬物之理，且以用其言之。轉信多多益辦，只是一簡字。狄武襄夜半破崑崙關，只是一易字。

○大乾夢

廖德明字子晦，朱文公高弟也。少時謁夢大乾，夢懷刺候謁廟廡下，謁者索刺出，諸袖視其題，字曰：宣教郎廖某，遂覺。後登第，改秩以宣教郎，空閑請迂者及門，思前夢恐官止此，不欲行，親朋交相勉。

乃質之文公。公曰：待徐思之。一夕忽叩門曰：得之矣。因指按上物曰：人與器物不同。如筆止能爲筆，不能爲硯；劍止能爲劍，不能爲琴。故其成毀久速，有定不易之數。唯人則不然。虛靈知覺，萬理兼該。固有朝爲跖而暮爲舜者。故其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言。今子赴官，但當充廣德性，力行好事。前夢不足芥蒂。子晦拜而受教。後把麾持節，官至正郎。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三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四

廬陵羅大經 景綸

○詞科

嘉定間，當國者憚真西山剛正，遂謂詞科人每挾文章科目，以輕朝廷。自後，詞科不取人。雖以徐子儀之文，亦以平咸一字之誤而黜之。由是無復習者。內外制，惟稍能四六者，即入選。殊不知制誥詔令，貴於典重溫雅，深厚惻怛，與尋常四六不同。今

以尋常四六手爲之。往往廢繭過實。或似啓事諛詞。雕刻求工。又如賓筵樂語。失王言之體矣。胡衛廬祖舉在翰苑。草明堂赦文云。江淮盡掃。於胡塵大學諸生嘲之曰。胡塵已被江淮掃却。道江淮盡掃於。又曰。傳語胡廬兩學士。不如依樣畫胡廬。端平初。患代言之人。乃略更其制。出題明注。出何書。仍許上請中選者。堂除教官。然名實既輕。習者亦少。昔孝宗朝。議者欲科舉取士。以論策共爲一場。

制詔表章爲一場。上欣然欲行之。而周益公等不主其說。遂不果行。余謂若行此法。則舉子無不習王言者。習者既多。自有精士者出於其間。它時選拔而用之。何患絲綸之不雅正乎。

○透脫

楊誠齋丞零陵日。有春日絕句云。梅子留酸軟齒牙。芭蕉分綠與窻紗。日長睡起無情思。閑看兒童捉柳花。張紫巖見之曰。廷秀胸襟透脫矣。

○對壘

與敵對壘必分其以擾之設詐以疑之擾之則其力
不給疑之則其心不安力不給則敗心不安則遁

○李勣

李勣臨終謂其弟德曰吾子孫若有志氣不倫交
遊非類者必先搃殺之而後以聞其言嚴厲如此
西陽雜俎載勣孫敬業年十許歲勇悍異甚勣心
患之伺其入林獵獸縱火焚林敬業見火至剗所

乘馬入其腹中火過浴血而出迄不能害臨終之
戒為敬業發也厥後則天之禍敬業起兵所謂一
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者名義固正亦狂率
矣卒殲其宗然武氏之立大臣力爭之以勣家事
一語而定唐之子孫半為血肉殲宗之禍非天報
耶

○買硯詩

徐淵子詩云俸餘擬辦買山錢却買端州古硯磚

依舊被渠驅使在買山之事定何年劉改之賀其
除直院啓云以載鶴之船載書入觀之清標如此
移買山之錢買硯平生之雅好可知淵子詩詞清
雅余尤愛其夜泊廬山詞云風緊浪淘生蛟吼鼉
鳴家人睡著怕人驚只有一翁捫風坐依約三更
雪又打殘燈欲暗還明有誰知我此時情獨對梅
花傾一盞還又詩成

○孤鴈獨鶴

杜陵詩云孤鴈不飲啄飛鳴聲念群誰憐一片影
相失萬重雲望斷似猶見哀多如更聞野鴉無意
緒鳴噪自紛紛又云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以
興君子寡而小人多君子淒涼零落小人噂沓喧
競其形容精矣

○朱文公詞

世傳蒲江紅詞云膠擾勞生待足後何時是足據
見定隨家豐儉便堪龜縮得意濃時休進步須知

世事多翻覆。謾教人白頭。少年頭。徒碌碌。誰不愛。
黃金屋。誰不羨。千鍾祿。奈五行。不是這般題目。枉。
費心神空。計較兒孫自有兒孫福。也不須採藥訪。
神仙。唯寡欲。以爲朱文公所作。余讀而疑之。以爲。
此特安分無求者之詞耳。決非文公口中語。後官。
于容南。節推翁謬爲余言。其所居與文公隣。嘗舉。
此詞問公公曰。非某作也。乃一僧作。其僧亦自號。
晦庵云。又水調歌頭云。富貴有餘樂。貧賤不堪憂。

那知天路幽險。倚伏互相酬。請看東門黃犬。更聽。
華亭清唳。千古恨難收。何似鴟夷子。散髮弄扁舟。
鴟夷子成霸業。有餘謀。收身千乘卿相。歸把釣魚。
釣春晝。五湖煙浪。秋夜一天雲月。此外儘悠悠。永。
棄人間事。吾道付滄洲。此詞乃文公作。然持數行。
隲括李杜之詩耳。

○鄧友龍使

宋嘉泰中。鄧友龍使金。有賂驛吏夜半求見者。具。

言金為韓之所困。饑饉連年。民不聊生。王師若來。執如拉朽。友龍大嘉厚賂。遣之歸。告韓侂冑。且上倡其書。北伐之議遂決。其後王師失利。侂冑誅友龍。竄或疑夜半求見之人。誑誕誤我。然觀金虜南遷錄。其言皆不誣。此必中原義士。不忘國家涇濡之澤。幸虜之亂。潛告我使。惜乎將相非人。無謀浪戰。竟孤其望。是可歎也。

○誠齋退休

楊誠齋自秘書監將漕江東。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脚。纔三四人。徐靈暉贈公詩云。清得門如水。貧唯帶有金。蓋紀實也。聰明強健。享清閑之福。十有六年。宋寧皇初元。與朱文公同召。文公出。公獨不出。文公與公書云。更能不以樂天知命之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毋過於優游。毋決於遁思。則區區者。猶有望於斯世也。然公高蹈之志。已不可回矣。嘗自贊云。江風索

我吟山月。嘆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爲衾枕。又云。
青白不形眼底。雌黃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
突明月清風。

○紹熙內禪

宋紹熙甲寅。壽皇不豫。光宗以疾不能過宮。然猶
日臨內朝。宰相率百官。固請不從。嘗降出一草茅
書。言建儲事。宰相袖進取旨。上變色曰。儲不豫。建
建即代矣。朕第欲卿知其妄耳。越數日。宰執再以

請御批有歷事歲久。念欲廢閑之語。壽皇升遐。上
不能喪。群臣相率。攀上衣裾。泣曰。壽皇死也。陛下
合上輦一出。隨至福寧殿。不退。上亦泣曰。此非卿
等行處也。急還內。袴絨爲裂。時中外訛言洶洶。或
言某將輒奔赴。或言某輩私聚哭。朝士有潛遁者。
近侍富人競匿重器。都人皇皇。趙忠定在西府。密
謀內禪。念莫可達意於壽聖者。韓侂冑。壽聖甥也。
乃令閣門蔡必勝。潛告之。侂冑遂因知省關禮白。

壽聖議始定。忠定令工部尚書趙彥逾戒殿師郭
杲敕宿衛起居舍人彭龜年告嘉邸備進發。七月
甲寅禪祭壽聖引宰執至簾下諭曰。皇帝疾至今
未能執喪。自欲退閑。此御筆也。嘉王可即皇帝位。
於重華宮躬行喪禮。嘉王却避再三。侂冑必勝扶
抱登御榻流涕被面。命泰安宮提舉楊舜卿往南
內請八寶。初猶靳予舜卿傳奏云。官家兒子做了。
乃得寶出事定。侂冑意望節鉞。忠定不與。知閣劉

弼乘間言曰。此事侂冑頗有功。亦合分此官職與
他。忠定曰。渠亦有何大功。弼語侂冑。侂冑未信。謁
忠定以採其意。忠定岸然不交。一談。侂冑退而歎
曰。劉知閣不吾欺。於是邪心始萌。謀逐忠定矣。

○竹夫人制

李公甫謁真西山丐詞科文字。西山留之。小飲書
房。指竹夫人爲題。曰。靳春縣君祝氏。可封衛國夫
人。公甫援筆立成。未聯云。於戲保抱推持。朕不忘

兩夜之寢輾轉反側爾尚形四方之風西山擊節
蓋八字用詩書全語皆婦人事而形四方之風又
見竹夫人玲瓏之意其中頌德云常居大夏之間
多為涼德之助割心析肝陳數條之風刺自頂至
踵無一節之瑕疵

○罵尸蟲文

柳子厚文章精麗而心術不掩焉故理意多舛駁
余嘗書其罵尸蟲文後云尸蟲伏人骸竅間狙伺

隱慮上謁之帝意求飲食人以是多羅咎謫柳下
憎而罵之余謂尸蟲未果有也果有之疑帝借以
為耳目不可罵也世之人唯不知有尸蟲世之人
而知有尸蟲則豈持摩牙奮距昂然以凶毒自
名者削迹於世哉色厲內荏聲善實狠若其甕少
正卯輩當亦少衰矣故余謂尸蟲之有裨於世教
甚大帝之福善禍淫有藉於尸蟲甚功帝之飲以
飲食也初非實饒尸蟲之曉之上訴也亦非以讒

故絕句 仁人君子謂宜彰尸蟲之功於天下。俾警焉可矣。罵者何也。且柳子何畏乎尸蟲。謹脩而身宅而心。七情所動。不違其則。雖有尸蟲將焉攸訴。彼若鼓其譴。咀毒啣鋒。謂巢由汗謂龍逢比干。佞謂周孔不仁。則帝之聰明將怒歟之矣。矣聽信以降割于我。設或循其首以至踵。未能無面熱汗下。徒憎其不為已。隱申之以罵焉。余恐祇益其訴帝之說而已。

○舉劉郡守

宋張宣公帥江陵。道經澧。之士子十數輩執文書郊迎。公喜見。鬚眉就馬上。長揖索其文。觀之。乃舉劉郡守政績。公擲其文於地。曰。諸公之來。某意其相與講切義理之是非。啓告閭閻之利病。有以見教。今乃不然是。特被十隻冷饅頭使耳。躍馬徑去。澧守上謁。亦不容見。

○制置用武臣

宋嘉定間山東忠義李全跋扈日甚朝廷擇人帥
山陽見大夫無可使遂用許國國武人也特換文
資除大府卿以重其行國至山陽偃然自大受全
庭參全軍忿怒囚而殺之懷客杜子野詩人也亦
死焉初國之換文也喬壽朋以書抵史丞相曰祖
宗朝制置使多用名將紹興間不獨張韓劉岳嘗
爲之揚沂中兵玠吳玠劉錡王瓌成閔李顯忠諸
人亦爲之不特制置使可爲樞密處置宜撫等使

亦可爲也豈必盡文臣哉至於文臣任邊事固有
反以觀察使授之者如韓忠獻范文正陳堯咨是
也今若就加本等之官以重制帥之選初無不可
乃使之處非其地遽易以清班彼必修飾邊幅強
自標置求以稱此人心固未易服恐反使人有輕
視不平之心此不可不慮也庸堂不能從未幾果
敗李全自此遂叛嘗曰吾不患兵不精唯患財不
贍有王入教之以依朝廷樣式造楮券全從之所

造不勝計。持過江南市物人莫能辨其用。頓饒而江南之楮益賤。上下共以全爲憂。辛卯上元夜。酒酣自提兵攻維揚。忽陷於城外。溥中而死。

○男子婦人拜

宋朱文公云。古者男子拜兩膝齊屈。如今之道拜。杜子春注。周禮奇拜。以爲先屈一膝。如今之雅拜。即今拜也。古者婦女以肅拜爲正。謂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也。拜手亦然。南北朝有樂府詩說。

婦人曰。伸腰再拜。跪問客今安否。伸腰亦是頭不下也。周宣帝令命婦相見皆跪。如男子之儀。不知婦人膝不跪地而變爲今之拜者。起於何時。程泰之以爲始於武后。不知是否。余觀王建宮詞云。射生宮女盡紅粧。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則唐時婦女拜不跪。可證矣。

○馬謖

諸葛孔明征蠻馬謖曰。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

爲上兵戰爲下其論高矣。街亭之敗用秦穆宥孟
明故事可也。蜀執日傾蜀才日少而乃流涕斬謬
過矣。夫法立誅必而不權以古人公議之仁此申
韓之所爲也。前輩謂子房之學出於黃老孔明之
學出於申韓信矣。近世如張魏公之軌曲端趙哲
乃劾孔明所爲尤非也。

○唐子西詩

唐子西立朝賦梅花詩云。桃花能紅李能白。春深

無處無顏色。不應尚有數枝梅。可是東君苦留客。
向來開處是嚴冬。桃李未在交遊中。只今已是丈
人行。勿與年少爭春風。執政者惡其自尊。一片不
復後。以黨禍謫羅浮。作詩云。說與門前白鷺群也。
須從此斷知聞。諸公有意除鉤黨。甲乙推求恐到
君。殊有意味。又云。鶴歸遼海悲人世。猿入巴山叫
月明。唯有蟲沙今好在。往來休傍水邊行。抱朴子
云。周穆王南征。一軍皆化。君子化爲猿鶴。小人化

為蟲沙詩意言君子或死或貶唯小人得志深畏
某含沙射影也。

○清廉

士大夫若愛一文不直一文陳簡齋詩云從來有
名士不用無名錢楊伯子嘗謂余言士大夫清廉
便是七分人了。蓋公忠仁明皆自此生伯子誠齋
家嗣號東山先生清節高文趾美克肖某帥番禺
將受代有俸錢七十緡盡以代下戶輸租有詩云

兩年枉了鬢霜華照管南人沒一些。七百萬錢都
不要脂膏幼放小民家又別石門詩云石門得々
泊歸舟江水依々別故侯擬把片香投贈汝這回
欲帶忘來休。蓋晉吳隱之守五羊不市南物歸舟
有香一片舉而投諸石門江中用此事也其帥三
山不請供給錢以忤豪貴劾去作詩貽先君云與
世長多忤持身轉覺孤寅緣新齒舌收拾老頭顱
我已訶灌吏君誰誦字虛同歸燈火讀家裏石渠

書時先君與之同入閩故也陳魯仲作玉壺冰朱
絲絃二詩送之林自知送行詩云公來無琴鶴公
去有芒屨又一幕官詩云從渠腰下有金帶何處
山中無菜羹真西山入對主上問當今廉吏西山
既以趙政夫爲對翌日又奏曰臣昨所舉廉吏未
盡如崔與之之出蜀唯載歸艤之圖籍楊長孺之
守閩靡侵公帑之毫釐皆當今之廉吏也

○西湖長

東坡守杭守潁皆有西湖故潁州謝表云入參兩
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州輒爲西湖之長秦少
章詩云十里葦風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將
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閑事亦無後謫惠州亦有西
湖楊誠齋詩云三處西湖一色秋錢塘汝潁及羅
浮東坡元是西湖長不到羅浮便得休

○春秋書國滅

胡文定春秋傳作於渡江之初其論國滅也曰春

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尅復之志。貪生畏死。其就執辱。其罪爲重。許斯頓詳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於社稷。有興復之望焉。託於諸侯。猶得寓禮。其罪爲輕。弦子溫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於禮爲合。於時爲不幸。若江黃二國是也。其旨嚴矣。如劉禪愍懷。皆春秋之罪人也。近時韃虜入蔡。殘金之主。守緒乃能聚薪自焚。義不受辱。庶幾於江黃。

○陸放翁

陸務觀農師之孫。有詩名。宋壽皇嘗謂周益公曰。今世詩人。亦有如李太白者乎。益公因薦務觀。由是擢用。賜出身。爲南宮舍人。嘗從范石湖辟入蜀。故其詩號劔南集。多豪麗語。言征伐恢復事。其題俠客圖云。趙魏胡塵十丈黃。遺民膏血飽豺狼。功名不遺斯人了。無奈和我白面郎。壽皇讀之。爲之太息。羣評効之。其恃酒頽放。因自號放翁。作詞云。

橋如虹水如空一葉飄然煙雨中天教彌放翁晚
年爲韓平原作南園記除從官楊誠齋寄詩云君
居東浙我江西鏡裡新添幾縷絲花落六回疎信
息月明千里兩相思不應李杜翻鯨海更羨雙龍
集鳳池道是樊川輕薄殺猶將萬戶比千詩這切
磋之也然南園記唯勉以忠獻之事業無諛辭晚
年詩和平粹美有中原承平時氣象朱文公喜稱
之

○席地

古人席地而坐登席則去履韞左氏傳褚師聲子
韞而登席衛侯怒其無禮如簋簋豆蓬高不踰尺
便於取食今世夫子廟塑像巍然高坐而祭器乃
陳於地殊覺未安朱文公云先君嘗過鄭國列子
席見其塑像以石爲席而坐於地先聖像設亦宜
倣此

○蝶粉蜂黃

楊東山言。道藏經云。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周
美成詞云。蝶粉蜂黃。渾退了。正用此也。而說者以
爲宮粧。且以退爲褪。誤矣。余因歎曰。區々小詞。讀
書不博者。尚不得其旨。况古人之文章。而可以臆
見妄解乎。

○戒色

唐司空圖詩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
天。六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著鞭。戒好色自

戕者也。楊誠齋善謔。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嘗
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何也。即此詩之意。

○小官對移

廖子晦爲小官。遭長官以非理對移。殊不能堪。朱
文公以書曉之云。吾人所學。正要此處。三黜已展
不縮。已進不退。只得硬脊梁。與他厮捱。看如何。自
家決定不肯開口告他。若到任滿。便作對移批書。
離任則他許多威風。都無使處矣。豈不快哉。此則

有吳伯起者。不聞講學。後聞陸子靜說話。目謂有
所得。及作令。被對移它邑。主簿却不肯行。日方求
免其掌笑之。以爲何至如此。若對移。作指使。即逐
日執杖子去。知府廳前唱喏。若對移。作押錄。即逐
日抱文書去。知縣廳前呈覆。更做耆長壯丁。亦未
妨與它去做。況主簿乎。文公之意。蓋謂心無愧怍。
則無入而不自得。心無貪戀。則無往而不自安。此
不在於臨事遇變之時。而在於平居講學之際。講

之素精。見之素定。真知夫進退得喪。死生禍福之
不足。以累吾本心。則雖鼎鑊刀鋸。視之如糞飯之
安矣。況於一升黜予奪之間者哉。韓昌黎云。夫儒
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
若築河隄而障屋簷。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
冰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
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況一不缺於考功盛山。一
出入息之間哉。此最善形容處。

○試進士見燭

唐人詩云三條燭盡鐘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明月漸低人擾々不知誰是謫仙才此唐試進士見燭之驗也白樂天奏狀云禮部試進士例許用書冊兼得通霄蓋亦不禁懷挾矣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四

